



赵本夫

赵本夫选集

第六卷

酒

中篇小

作家出版社

赵本夫选集

第六卷

中篇小

赵本夫

酒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涸辙/赵本夫著. - 北京:作家出版社, 2011. 8

(赵本夫选集: 6)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58 - 0

I. ①涸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139754 号

涸 辙

作 者: 赵本夫

责任编辑: 王 征

装帧设计: 张晓光

封面摄影: 缪 华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 - 10 - 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 - 10 - 65004079 (总编室)

86 - 10 - 65015116 (邮购部)

E - mail: zuoja@zuoj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刷: 紫恒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数: 350 千

印张: 23.5

版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版

印次: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063 - 5958 - 0

定价: 35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目 录

那——原始的音符/1

仇恨的魅力/28

走出蓝水河/68

营生/122

陆地的围困/149

蝙蝠/223

涸辙/270

碎瓦/343

那——原始的音符

还生命于自然

引 子

墨墨的夜。远处的村落，遥遥透着几星寒火，渺茫飘忽。不久，寒火相继熄灭，天穹下再也看不到一丝光亮。

“呜——哗——！”老黄河存积的一洼洼死水，不能自由地奔向大海，便拼命向两岸的残堤冲击；风带着草腥味卷过来，推波助澜，发出尖厉的啸叫；两旁河滩上的树林子像野牛一样吼声不止；一片片的芦苇和齐人深的草棵子，一时扑倒在地，一时腾起蓬乱的头，像一大群哀绝的老妇人，和着同一个节拍在哭泣；苍鹰、乌鸦、夜猫子都在黑暗中惨叫……

白天被人类驱赶的蛮荒和野气，一到晚上便卷土重来，策划着一个颠覆人类的阴谋。

天地初开之后，这里曾是一片汪洋大海，那时，鱼类是这里的君主；后来，陆地突起，大海变成沼泽，凶猛的恐龙又在这里称王称霸；而现在，征服并且统治着这片土地的已是人类。自然界的每一次改朝换代，至少都要经过几千万年，那是一场怎样旷日持久的残酷战争哟！日月星辰、天地水火都被卷进去了。生命被造就，又被毁灭；生命与生命和解，又重开杀戒。但世界却最终以生命的增多和延续而存在着。生命太强大了，生命之所以为生命，就在于它的独立性。万千生命以各自不同的音符，唱着一支支古老的生命之曲。

可悲的是，尽管生命都在寻求自己生存的自由，但它们却从来都没有得到。因为，一种超自然的力量（是上帝吗？）制造了一种不可违抗的自然法则：万事万物不仅是各个独立的个体，而且应当互相依存，互相制约。更令人恼火的是，当各种生命刚一被造就的时候，上帝也同时

为大家造就了一个凌驾一切生命之上的君主——先是鱼类，后是恐龙。但上帝仍然是仁慈的，它终于发现了它们的凶残，于是鱼类被废为庶民，恐龙则干脆被毁灭，最后把大自然交给人类去管理。它相信终于为芸芸众生找到了一个英明的君主。因为人类是所有生命中最高级的生命，人类不仅有生命的本能，而且有超常的理智。这种理智可以抑制人类自身杀戮的本性，可以调节人和其他生命以及其他生命之间的关系，从而建立一种合理稳定的秩序。作好这一切安排，于是，上帝去忙其他事情了。在数不清的星球上，有数不清的事情等它去做呢（可知上帝也不清闲）。

从那以后，又是几百万年过去了。看来，世界并不比恐龙时代更加美妙。凡是人迹所到之处，河流被污染，森林被砍伐，生命被窒息和杀戮。土里长的，地上爬的，水里游的，天上飞的……万千生命越来越感到死的威胁。事实上，又有众多的生命在人类“征服大自然”的进攻中消失，或者濒临绝种。人类并不比鱼类和恐龙更仁爱；相反，除了残忍，还多了一层阴险和狡诈。人类是自然界前所未有的暴君。万千生命在煎熬中实在等不得上帝的裁决，纷纷起而反叛了。人类在哪里进攻，它们就在哪里抵抗。它们不要人类的文明，宁愿回到荒野中去。人类以自己居住的村落，自己活动的足迹，自己狩猎的武器，自己耕作的犁耙，到处驱赶着蛮荒和野气，万千生命则以殊死的搏斗复辟自由的荒野。草莽昨天刚被铁犁割断喉管，今天又长出新的头颅；飞禽走兽白天被人类赶走，晚上又悄悄返回……

就在这样一场血腥的对垒中，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出现了。

一、一种不明身份的怪物，每夜出没于周围的村庄，伤害人畜，制造混乱。人乎？兽乎？抑或人兽皆非。古黄河两岸的人们，于是陷入一场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恐慌

某日夜，一家农户的四只鸡悄然失踪了，天明只在村外的树林里发现一摊沾血的羽毛。

某日夜，某饲养场一头猪突然惨叫一声。主人闻声起床，刚拉开门闩，就见一条长大的黑影蹿墙而去，速度快如锋镝，无一点声息，眨眼间消失了。再看那头近三百斤的猪，脖子上翻着血沫，已经死去。

某日夜，一少妇三更睡醒，忽然想到白天晾晒的衣服还没有收拾。她忙披衣开门，猛见朦胧的夜色中，院子里站一个毛人样的怪物。那怪物正扶住绳索收摘衣服，发现门开处一位半裸的女人，竟毫不惊慌，反而伸出丑陋的嘴脸。定定地打量着她。接着，又蹒跚着靠前走了一步。“啊！……”一声裂帛样的尖叫，女人昏倒在地。

某日夜……

这类事几乎夜夜发生，荒诞而又真切。古黄河两岸的村庄笼罩在一片混乱和惊恐之中。人们被这突然降临的神秘怪物吓蒙了，甚至来不及猜想它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但凭那茹毛饮血的兽性和狎近人类的举动，可以断定，这是个凶猛而有思维的动物！它能伤害家畜，不用说也能伤害人类。未知的威胁永远是可怕的。每天日头刚一沉西，家家关门阖户，闩上院门仍嫌不牢，再顶上一根棍子。女人孩子睡觉蒙头裹足，男人在床侧立一利器，随时准备自卫。大白天，废黄河滩上西风飒飒，野兔、黄鼠狼自由地在树林草丛中跑来跑去，一条长三尺的大蛇可以盘在路当中打盹，都不用担心人类的捕杀。本来就野气未退的古黄河两岸，变得路断人稀了。一个人大白天不敢走路，惟恐那神秘的怪物突然从密林间、从草丛里跳出来。人类第一次发现了自己的懦弱。

于是，那怪物更猖獗了。它一夜可以周游数村，鸡鸭猪羊几十只、上百只地被咬死，扔在原地。任何高大的院墙都挡不住它。有时候，它还会扶住屋门，把门链摇得“哗啦哗啦”响，或者在另一家轻轻叩几下窗户：“嘭嘭嘭，嘭嘭！……”这种时候，睡在屋子里的人，便吓得毛发竖起，浑身不停地筛动。农家院一般有狗，可这些看家狗似乎也完全被这怪物攫住了魂魄，只蜷缩在草垛上，发出断断续续的低吟，像婴儿在哭泣。怪物游了一家又一家，出了这个村，又进了那个村。它成了暗夜的主宰，更使人惊异的是，它从来也不叫喊，从来也不虚张声势，只用自己凌厉凶猛的破坏力和恶作剧，显示着自己的力量，自己的存在。

然而，人类毕竟是这个世界的真正主宰。几百万年来，人类之间虽

然也经历过无数次的杀戮讨伐，自然界有过无数次的瘟疫灾荒，直至沧海桑田、火山爆发，地球大震动等等，但人类依然是世界的主宰。这一地位不仅没有动摇，而且越来越稳固了。而现在，他们却受到一个莫名其妙的怪物的侵犯和挑战，以至正常的生活秩序都被破坏了！

人们在经历了最初的惊慌之后，渐渐镇定下来。他们要弄清这怪物到底是什么东西，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先例。于是公推一个有学问的人去县城翻查县志。

那一本本散发着腐朽气的线装书，记载的多是人类先祖的光辉业绩；也有一些是日月星辰、天地乾坤的异常现象；此外，还有山川地理、物产民风的沿袭变化。翻看县志的人埋头于线装书里，眼花缭乱，如同在尘封的历史中游历了一番，真是大饱眼福。

终于，那人发现这样一段记载：“北魏，太武帝始光六年秋，华山北坡卧一白额猛虎，三日不动。县民结伙远看，骇然不敢近。黄昏，虎攀山顶，环顾四周，长啸一声，似有悲音，遂下山缓缓西去，隐入夜色。至此不复见。”应当说，这是一段极有价值的文字。它说明，这一带地方历史上确曾来过猛兽。遗憾的是，类似的记载再也没有了。就是说，自从那只猛虎走了以后，再没有来过虎豹之类的东西。细想，似乎也不奇怪。这地方地处中原，一马平川，没有大山，没有森林，虎豹之类大动物无法存身。县志上说的那座华山，至今倒是犹在，可惜太小。而且关于华山，还有一个传说。

华山往东十一里半，有一座叫做栖山的地下山。这座栖山整个儿都埋在地下。相传当年杨二郎担山撵太阳，担的就是这两座山，因为走得太急，背后的栖山突然从扁担上滑脱，一下子坠入地下。杨二郎费了好大劲，也没有把栖山弄上来，只好把华山放下，空手而去。从此，在这方圆数百里平川之地，才有了两座山。栖山自不必说了，它在地下。人们所能看到的便只有华山了。可这华山又委实不像个山的样子，高不过三十几丈。方不过二里，一无林木，二无山洞，光溜溜一块巨石而已。当初，那只白额猛虎不知因为什么缘由，从深山老林跑到这地方来，结果发现这里连生存的条件都没有，占据小小华山，无异虎落平阳，终于还是决定回去。这就难怪它临离开时，“长啸一声，似有悲音”了。

那人翻完县志，再没找到类似的记载，于是返回，如实禀告父老。这倒不失为一个好消息。因为可以推想，那怪物不是虎豹豺狼之类猛兽了。既然如此，还有什么更可怕的东西呢？于是，人们决定围捕。

古黄河两岸的村庄都行动起来了。女人孩子依旧闭门不出，男人们则手持棍棒火枪之类，在黑暗中设伏；白天就结伙成群，到河滩两岸的林间草丛里搜索。各村约定，一旦发现踪迹，立刻鸣锣报警，来个铁壁合围。人们对于那怪物的凶残，毕竟不敢掉以轻心。

人们几乎是兴奋起来了，激动起来了！这件事又激起了人类杀戮的本性。有人甚至打算，捉到那怪物以后，用钢笼囚住，抬到四乡和城市供人观看，肯定会有一笔可观的收入。人，确实是很会算计的。

面对人类如此声势浩大的围剿，那怪物好像并不惧怯。不仅不怕，反而还火了！它仍然夜夜出没于村落农舍，不仅更凶猛地咬死家畜家禽，而且还咬伤了十几个人。一到夜间，这村那村，不断响起报警的锣声：“当当当……！”“咣咣咣！……”那气氛真是紧张极了。

一个多月过去，人们还是什么也没有捉到。不过，那怪物的形象是越来越清晰了。据亲眼看到的人说，那东西多数时候都是四蹄行走，身躯长大，一身黑缎样的毛，跑起来快如疾风。偶尔站立，从脖子到肚皮便垂一条白围巾样的带子。四只蹄子也都是雪白色，嘴脸如雷公，等等。综合这些只鳞片爪的所见，人们越分析，越觉得那怪物就是一条狗！一条狗？这可能吗？怎么会是狗呢！狗向来是人类的忠实奴仆，畜禽的护卫，怎么会出来伤害人畜？不会，不会的！

然而，这猜想到底还是被证实了。

几天后的一个晚上，一个汉子酒醉归来，刚到院门口，就听屋里一片尖叫声。那喊叫的有他新娶的妻子和前妻留下的惟一儿子。那恐怖的叫声使他相信，肯定出了什么事。汉子惊得酒醒了。贴住门缝往院子里看，不禁打个寒战。他看清了，正是人们传说中的怪物站在堂屋门前，正不停地摇动门链，偶尔停下，谛听那恐怖的尖叫，似乎在欣赏自己的创造。它又在摇动了：“咣啷咣啷！……咣啷！……”这时，它又把门缝扒开，尽力向屋里伸进嘴去，发出“叽叽叽！……”的谑笑声。

“救命啊！……救命！……”

“哇哇哇哇！……”

女人在喊，孩子在哭，声嘶力竭。

汉子陡然生出一股怒火，骂一声：“可恶！”一脚踹开门，冲进院子。那怪物听到背后响动，立刻扭转身，从门上滑脱，却并不逃跑，只稳稳地站在地上，瞪着汉子。汉子一惊，顺手操起一根棍子，拉开防卫的架势。

那怪物仍然不动，两只眼闪着火球样的光，把身子略缩了缩。这一刹那间，汉子认出来了：这是半年前自己卖掉的看家狗——白驹！怎么？白驹还活着吗？我明明是卖给狗屠的呀！怎么时隔半年，它又回来了？莫不是它的阴魂吧！汉子毛骨悚然，吓得倒退两步，拿棍子的手在瑟瑟发抖。他知道自己愧对于它，白驹曾是一条多么忠实的看家狗，它并没有做过什么错事，可自己却把它卖给了狗屠。肯定，它的阴魂是向自己索命来了！

汉子两眼发昏，骇然盯住它看，不对！那是一条实实在在的狗，白驹还活着！几个月来，到处作乱，搅得人日夜不宁的就是它吗？可现在，它又回到家里来了。是的，刚才它摇动门链，扒拉门缝，都是为了找老主人！汉子喉头哽塞，眼睛湿润了。他扔下棍子，向前走了一步，伸出手轻轻呼唤：“白驹……”

白驹愣了愣，似乎也向前走了一步，样子变得温和了。汉子胆子大起来，他确信白驹还没有忘记老主人，于是大步奔过去，想要搂抱它。白驹犹豫着停下，现出沉思的样子。忽然，它倒退一步，重新现出凶猛的神态，月光下那么威武。汉子似乎没有注意到白驹神情的变化，继续唤着它的名字，大踏步抢上去。可是突然间，白驹闪电一样扑上来，不是亲昵，而是一下子将汉子撞倒地上，而后腾飞一样，从高大的院墙上走了。

这一切发生得那么快，以至汉子大叫一声清醒过来时，白驹早已不见了。屋里的女人已经打开门，急忙惊呼着将丈夫拉起。两人蒙头蒙脑，在院子里寻找了一遍，没有发现白驹，却发现栏里的两只羊已经被咬死了。显然，这是那条狗干的！

第二天，当汉子向人们说出昨夜的经过时，人们愤怒了，全都愤怒

了！那是一种被捉弄、被戏耍后的愤怒！想一想吧，那么多村庄被搅得一塌糊涂，那么多人畜被咬伤咬死，当人们动员了所有的力量大举讨伐，大举围捕时，结果却发现他们的对手是一条狗，一个畜生！人们感到了侮辱，是一种十分难堪的侮辱！说起来简直叫人害羞！那个下贱的东西居然敢于如此嘲弄人类，这世界真是不成体统了！

不过，人类中毕竟不乏深沉者。当大多数人都还在愤怒中的时候，也有人在想，那条狗为什么要和人类作对？而狗一向是忠诚于人类的呀！

“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”，已是众所周知的美德。在任何艰难困苦中，狗都从来不曾离开过人类一步，更不要说背叛了。而那条叫做白驹的狗，不仅仅是背叛，而且带着明显的报复心理。它每天咬死那么多人类精心饲养的家禽家畜，显然已大大超过它生存的必需；把人咬伤，以摇门铃、叩窗户等恶作剧吓人，更是建立在思维基础上的理智行动！

当然，这一切也许是因为主人出卖了它。但它不就是一条狗吗！和猪羊鸡鸭一样，人类完全操有决定它们生死的权利，要杀就杀，要卖就卖，一向如此，难道还要征得它们的同意吗？那些畜生什么时候懂得过因此而仇恨人类？可是白驹——那条可恶的狗，却懂，懂得仇恨，懂得报复。这么说，那条狗——不！很可能所有的狗都是有思维的！忽然，深沉者发现了人类一个绝大的错误：千万年来，人类在彼此间争权夺利，在向洪水猛兽、向荒山野岭、向地球乃至宇宙征战的漫长岁月里，把狗给忽略了！而狗正是利用了人类的忽略，利用和人朝夕相处，同院共居的有利条件，一声不响地窃走了人类的思维，窃走了人类的智慧！它们通晓人间的一切事情，包括人类的阴险和狡诈。在所有有生命的东西中，它成了惟一能和人类匹敌的高等动物！而人类还一向认为，它们不过是些只会摇尾乞怜，只会讨人喜欢，只会任人驱使，只会任人宰杀的浑浑噩噩的畜生。现在看来，那完全都是骗局，是下流无耻的欺骗！

太可怕，太可怕了！这是一个危险的讯号。说不定哪一天，狗们都会仿效白驹，用它们从人类那里学来的残忍和狡猾与人类作对。那么，当务之急，是要尽快捕杀白驹了，越快越好。任何仁慈和懈怠，都会铸成人类的第二个也许是灾难性的错误。

于是，人们开始了新的围剿……

二、哦，那一场想不到的灾难，它死里逃生

白驹确曾是一条忠诚的护家犬，也是一条优秀的猎狗。它身体雄健，四肢发达，有闪光的黑缎样的皮毛，并因它四只雪白的蹄子和腹毛，而有一个漂亮的名字。白驹属于义狗类，而义狗又是猎狗中的上品，它曾是主人的骄傲。它也因此而安于奴仆的地位。但在半年前，一次事变，却差点让它丧生。

那时，人们遇上了饥荒。村庄附近的树叶、树皮、草茎都被弄来充饥。主人饿得面黄肌瘦，再没有兴趣带它玩耍，打猎。于是决定将它卖了，换回一点钱。他要自己活命。

白驹怎么也不能忘记，那一天多么可怕。

一个长着满脸胡子的狗屠，推一架独轮土车，“叽里叽里”地进了村子。土车上已经绑了五六条狗，一个个憋得口吐白沫，瞪着血红绝望的眼睛，不时在土车上挣扎翻滚。但是毫无用处。它们的四肢全部被紧紧捆绑着，连嘴也用绳子扎紧了，有的扎出血来，血沫混着唾沫，弄得肮脏不堪。它们徒劳地挣扎着，把血红的眼睛往四处搜索，似乎在向谁求救。谁能救它们呢？没有人会救它们。它们都是主人卖掉的。那么，只有狗们了。当然，狗们也很难拯救它们，但尽管如此，一村的狗还是被激怒了。它们平生最恨的就是狗屠！

当满脸胡子的狗屠刚一进入村口时，白驹首先发现了。它立刻冲上去狂吠起来；很快，一村所有的狗都围上来了。它们听到了白驹的召唤。一群狗围住狗屠团团大叫，前堵后截，有的乘机扑上去咬一口。很快，狗屠的裤管被撕破了，脚踝子流出血来。他慌忙放下土车，从腰里抽出一根铁鞭，向周围乱挥。他挥走东边的狗，西边的狗扑上去；挥开西边的狗，东边的狗又迅速扑上来。在这有程序的退却和进攻中，白驹是当然的指挥者。它用它的眼神，咆哮和无与伦比的凶猛跃动，把几十条狗变成有组织整体。其实，单是它自己的进攻，就够狗屠招架的了。一铁鞭挥来，别的狗都是赶紧跳开。那东西打在身上要断肋条骨

的，不能不跳开。可是，白驹却不用。它个子高大，铁鞭往下一扫，它却极雄捷地跃起，“呜——！”大叫一声冲狗屠头上扑来，那么凌空一跃，狗屠来不及使鞭，便往下猛缩头。有两次脚下不稳，摔倒地上。于是狗们乘机围上来乱咬。狗屠身体胖，赶紧舞着铁鞭往起爬，身上已有几处流血，浑身的衣服被撕得稀烂。如此干了一阵，他气喘吁吁，几乎难以招架了。于是大叫，向村里人求救：“谁们——的……狗！……”

这时，村里男人们，女人们和孩子们纷纷围了上来。大家起先不知出了什么事，只闻一片狂吠，都在家中不动。也是饿极无力。现在看到狗屠狼狈不堪的样子，于是就发笑：“呵呵！……呼呼！……咯咯！……”他们都好久没有笑过了。一张张肮脏的毫无生气的苍黄面孔，都在笑着，笑得有些发呆。从狗屠被撕得褴褛的衣服里，透出光滑油肥的肚皮和脊背，足有十成膘。看得叫人发馋、羡慕和敬畏。如此荒年，却有如此满膘的人！接着，村里人全部大声叫着自家狗的名字，连连呵斥着，把狗驱散了。

白驹愣愣地站在一旁，有些气愤。它气愤人和狗毕竟不是同类。不管狗屠多么可恶，他终究是人，所以人们也就护着他。人类当然不能理解，狗们在看到自己的同类将被宰杀时，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。它还恼火跑散了的狗们，刚才还在它的指挥下，那么凶猛地 toward 狗屠进攻，现在被主人一声呵斥，它的部队立刻就土崩瓦解了。唉，狗们哪！……

白驹正在感慨，它的主人一挪一挪地走来了。这是个四十多岁的汉子，长得高大魁梧，也同样有一部乱糟糟的胡子。他过去爱喝酒，现在不喝了。他没有钱，连饭也没有吃的。由于饥饿，高大的身体只剩下一副骨架。几个月来，他的心情一直很坏。而过去，他是非常喜欢白驹的。常带它去打猎，在田野里奔跑。每捉到一只兔子，他就搂住它在地上打滚，然后用刀剖开兔子的胸膛，掏出内脏扔给它吃。但自从饥荒开始，特别他的女人和一个女儿饿死以后，他几乎就没有看过它一眼。

有时，他外出半夜不归家，白驹就静静地卧在门口，为主人守护家园和惟一的儿子。主人回来时，它扑上去想表示一下亲昵，或者想得到一句夸赞。可白驹得到的奖赏却常常是重重的一脚。他老爱踢它、打它，看它不顺眼。仿佛是他弄死了他的妻女，是它让他挨了饿似的。白

驹感到委屈，可它到底还是忍住了。它知道自己不过是一条狗，是主人的奴仆。而且，它也记得他的好处。他曾经喜欢过它。狗有自己传统的美德。人类曾经给予自己的任何一点好处，都会记一辈子。它仍然忠于他，仍然安于奴仆的地位。主人心里烦恼，愿意踢几脚就踢几脚吧。一开始挨踢，白驹还尖叫几声，因为实在太疼。后来，它不叫了。有一次，被主人一下踢在鼻子上，接着流出血来，又酸又疼，白驹浑身打着哆嗦，却没有吭一声，偷偷躲到草垛底下舔净血迹，偷偷哭了，“呜呜咽咽”的。那一刻，它仍然没有抱怨主人，只是忽然想到已经死去的母亲——那条活了三十多年的老狗——白猫，想到剽悍勇猛的父亲黑山。它们都不在了，自己无依无靠。那么，只有靠着主人了。它愿意和主人一道度过荒年。等荒年一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它失去的恩宠还会得到。

现在，主人向它走来了，笑眯眯的，脸红红的，像是刚喝了酒，或是被一件什么高兴事儿激动着。他向白驹摆了摆手，很和蔼、很亲切的样子。白驹立刻被感动了。它好久没见过主人这样的脸色了。主人一定有了什么顺心的事，是搞了一笔钱，弄了一口袋粮食，还是谁请他喝了一次酒？不管什么事，肯定是遇上好事了！

白驹忘记了先前的恼怒，不再理会狗屠，而是迎着主人摇摇尾巴，一步一步走上去。这时，主人蹲下身子，白驹立刻卧倒，接受主人的爱抚。

他开始给自己挠痒，在肚皮底下，把一只大手伸进白茸茸的毛丛里，那是最容易产生快感的地方。它乐得笑起来：“嗯嗯嗯！……嗯！……”它痒得乐不可支。主人索性在肚皮上抓了一把，简直痒入骨髓。近来，白驹也很瘦了，很容易就能触到骨头。自从饥荒开始，主人就从来没有喂过它。它只能靠自己的本领，抓些老鼠、兔子和黄鼠狼之类小动物吃。抓不到就只有饿着。它那一身闪光的黑缎样的皮毛，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润泽了。但白驹是最优秀的猎狗，像当年它的父亲和母亲一样，平日受到所有狗的尊敬。因此，白驹有自己的尊严。不管日子多么艰难，它也尽量使自己周身保持整洁，它经常用爪子和舌头梳理。但因为瘦弱，身上的虱子越来越多了。这些可恶的小东西钻进毛丛里，到处乱

咬。肚皮底下是皮肤最薄嫩的地方，也就成了它们进攻的重点。它常常坐在地上，低下头用嘴咬，或用爪子抓挠，可总也捉拿不净，所以也总是发痒，痒得心烦。因为那些虱子在喝自己的血。主人用他粗糙的手，在白驹肚皮下轻轻挠着，真是舒服极了，痛快极了。太阳暖融融的，几只小鸟飞来，在树上歌唱，周围是嬉笑的孩子，一切都是如此美好。白驹侧起身子，伸开后腿，尽量让身体舒展开来。又一阵快感袭来，它把眼也眯上了……

“当！”突然间，白驹被重重地击了一下。那一击打在头上，是棍棒或者石头敲在头盖骨上，一阵钻心的锐疼使它周身颤栗。它不知道这打击来自何方。它有点晕乎了。可还是挣扎着抬起头，哀怜地看了主人一眼。它希望得到主人的援救。它相信这一击不怀好意，因为比平日主人的踢打重多了。白驹已经不能动弹，只是四蹄痉挛。这一击太突然，太沉重了。

它看到了主人的目光，红红的，闪闪的，似乎还有点儿泪花。他突然“呼噜呼噜”地笑着站起来，一脸毛扎扎的胡须都在抖动。他像突然间得了神经病，就像那次他的女人死时一样，又哭又笑。白驹看着他的脸，害怕地“吱吱”叫了几声，还摇摇尾巴。它真怕主人会神经失常，你还有儿子在家呀！万一你疯了，谁来照应你的儿子？主人，主人！你怎么啦？白驹真想大声喊，但头疼欲裂，眼冒金花。它痛苦极了，痛苦自己不能给主人一点安慰。

忽然，主人止住笑，还抹了一下泪花，往旁边招招手：“喂！伙计，过来吧。这畜生不能动弹啦！”

他在招呼谁呢？白驹艰难地扭转头，是狗屠！那个被自己撕得衣衫褴褛的家伙！他一步一步走过来了，十分警惕地拿着铁鞭，另一只手拿根绳子……怎么！主人把我卖了吗？那么，刚才那一下，是主人打的啦？这怎么——可能呢？！

白驹困惑而又惶恐地挣动了几下身子，又重新向主人求救。主人一点可怜自己的意思也没有，刚才和蔼的神态不见了，面目一下子狰狞起来。他一只手藏在身后，另一只手向狗屠伸去：“伙计！这条狗有八十斤呢！”狗屠狡猾地笑了笑，露出一嘴黄牙，大大咧咧地回道：“放心，

不会亏待你的！就凭刚才它咬我那一阵，任你什么价钱，我也要买走它！”说着，恶狠狠地弯下腰就要捆绑。

白驹急了。它知道卖给狗屠意味着什么。狗屠刚把手伸下来，白驹的利牙立刻从上面拉出一缕血，鲜红！狗屠猝不及防，“噉”一声，摇着手，像火烫一样往后退。白驹知道依靠主人是不行了。它奋力挣扎了几下，竟站了起来。可四条腿直打晃，像被人抽了筋。白驹忍住脑袋的剧疼，不让自己倒下。它知道一倒下就完了。现在已经没有力气向狗屠进攻，若在平时，哼！——可现在必须逃跑，先跑开再说。过后，主人也许会后悔的。他常外出，还需要自己看家。

白驹一边低沉地吼叫着，向狗屠示威，一边吃力地迈出四蹄，一步、两步、三步……狗屠连连后退。白驹的低吼也越来越凶，浑身的毛都耸起来。它从来还没有这么发怒过。因为它要逃离死神！

但就在这时，突然背后又来了一下！仍然是打在头上：“砰——！”像打烂了一只西瓜。白驹在真正昏过去之前，还来得及判断，这一棒来自身后，来自主人！就是说，他已决心置自己于死地了！它想扭转头看看主人，看看他为什么这样狠心。可是不行了。一阵颤抖，一阵恶心，它一下倒在地上，什么也不知道了。像一盏油灯突然吹熄，它到了另一个世界

这是一个没有上下，没有边际的空间。在这空间里，有许多破碎的飞旋的光点，太阳和月亮被什么打碎了；不，像每年正月初七送火神，孩子们手头的火把在夜风中飞蹿的火星，自己跟在后头，又跑到前头，一路撒欢，一路“汪汪汪！……”快活地叫唤。……然而，又似乎都不是，自己一点也不快活，脑袋一阵阵发疼发胀。

……“吱——嘎！吱——嘎！……”这是什么声音？还有一阵阵痛苦的呻吟、呜咽，声音那么熟悉……唔，是狗们的声音；那“吱——嘎”的单调的音响，是独轮土车子的叫声。

白驹醒过来了。它想了想，终于明白自己是在路上。狗屠正推着自己和自己的同类归返。他是满载而归了。单靠车子沉重的叫声也能听出来。它打量了一下，共有七八条。最小的一条不过十来斤，看它稚气的胆小的样子，至多只有三个月！

白驹愤怒得睁大了眼。它想回忆一下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，怎么会失去自由的，狗和人究竟有什么区别。可它很快就意识到，现在不是时候，土车子“吱嘎吱嘎”的尖叫声，正一步步把自己推向死亡！自己才只有四岁，就这么完了吗？

它可知道死是怎么回事。去年秋后，邻家剥了一条黄狗。白驹听到几声惨叫，急忙跑过去看。黄狗已被击昏，不一会被吊到一棵树上，一刀下去，肚皮划开了，流着殷红殷红的血。狗皮被撕下来，身子还一动一动的。白驹发怒地叫起来，立刻被人赶开。它掉头回家了，为此难过了几天。那时，它只恨那家的主人。现在呢？人都是一样的，都不是东西！

白驹是聪明的。它准备逃走，可是决不叫唤，也不呻吟，只把眼微微眯缝成一条，悄悄打量狗屠。他已经有些累了，步履蹒跚，仍在不停地走。天色已晚，他急着赶回家去，并没有注意车上。所有的狗都被拴着，他放心得很。

白驹动了动，试探一下绳子的力量，很紧。前后腿和嘴上都用绳子捆着，似乎扎到肉里去了。车子每颠动一下，都会感到疼痛，都会引起狗们一阵挣扎和骚动。白驹被压在最下面。狗屠看它个头大，又凶猛，才特别这么安置的，却没有想到，反给白驹做手脚带来了便利。

白驹感到前腿下有一个特别尖利的东西。它希望那是一枚钉头，它动了一下，果然看见一枚发锈的钉头，露出一尖。它一阵窃喜，吃力地把绑着的前腿伸过去，在钉头上来回磨擦起来：“铮——！铮——！……”绷紧的绳索发出清脆的弦声。这弦声刚好被车轮的吱嘎声淹没了。但它仍是非常谨慎，磨几下停一停，尽量和着车轮滚动的节拍。如果万一被发觉，一切都完蛋了。

很快，前腿的绳子断开了，血流一下子冲进下肢的血管，两条前腿完全麻木了。它抑制住狂喜，依照原样儿伏着不动，静静地休息着，盘算下一步的打算。

“吱嘎——吱嘎——……”车子仍在滚动，却明显地慢多了。天色渐渐黑下来，两旁的树木挺着干硬的躯体，毫无表情地站立着。这些树木因为被饥饿的人们剥去外皮，大多已经死去。远处的村庄、田野已经